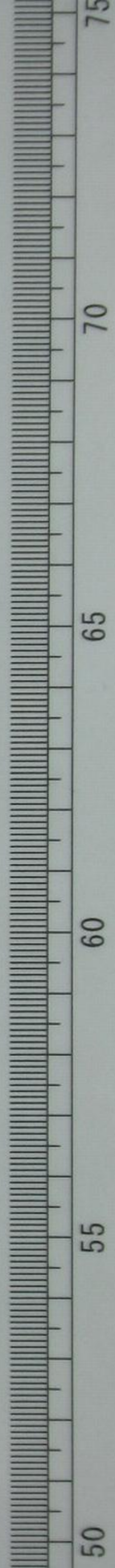


陸宣公奏議

一

个13
241
1



113
741
1

陸宣公奏議



宋進呈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

陸宣公奏議劄子

113
741
1-6

陸宣公奏言
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
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
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
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
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
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
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
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
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

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
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
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
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
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
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
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
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唐名臣陸宣公傳

國朝朱高安相國蔡聞之尚書博採諸史為歷代名臣傳所載宣

公傳較新舊唐書尤賅謹錄於右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鑑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訟

陰官公考議 本傳
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閹稼。以奠稅。度產以哀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

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不能越軼。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掠獲之資。東寇則饜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寧。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

屈則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則守禦失于不足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承平日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番乘虛深入。先帝避之。

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將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其冬。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十下。

陸軍少卿論 本傳
皆出于贊。贊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窾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歎。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也。帝護杞。因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贊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由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

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駭。果如所虞。非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旣在。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帝又問。當今切務。贊言。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本。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人必悅而奉上矣。是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懼。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

太平可致。陛下以今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因勸帝使羣臣參口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

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者。斯言過矣。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知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善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

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言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

其誠誠不納則應之以悖令不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帝頗采用其言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贊曰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况今喪亂尤匪所宜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年號下赦令贊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

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詔書之辭無所忌諱庶能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制曰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惜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

蒸庶痛心覲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神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綠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竊盜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

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于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別貯貢物。贊言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藏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陛下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

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
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
當憂貧。是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卽命
去其榜。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密奏恐爲所僭，請
移軍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勢
窮，援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
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若不別思制持，
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卽以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

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
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
猶與懷光聯營。贄復言晟軍旣移，二人孤弱，可託言
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掎角。帝曰：
卿所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
時，不閱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
驚。帝徙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
官之。贄曰：爵位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
若授以官，則彼突銛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

同瓜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贊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賀贊素直諫忤帝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贊極言杞奸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贊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宜厚加撫循便足集事必

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孰免疑畏帝悟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又欲加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贊奏言官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當之何定之有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上又問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奸詐贊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

籍阮秦卒。防虞已甚。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知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蓋者憂于見疑。著勲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贊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

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贊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贊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贊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邱。展禮祀之

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贄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河中平。上問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旣平。慮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必誘諭所部。及

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今叛帥革面。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

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僊奇。果殺希烈。

以降。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于進士中得人最多。爲唐代第一。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旣相。益以天下爲己任。面論敷奏。不遺餘力。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雖

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贊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賢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每歲集人。其後遂三年一選。選人稽壅。案牒叢滯。偽冒混真。吏因

得大爲奸弊。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缺者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爲三分。每歲計闕集人。檢梃吏奸。天下便之。贊又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置失當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隋書卷之六十一 本傳
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

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絲

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時與趙憬、盧邁、賈耽同相。上嘗使人諭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昨臣所奏，唯憬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唯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

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寔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彼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已，與有隙。贄又嘗奏論備邊六

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干不均。機失于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帝不能盡用。心甚重之。又以郊赦竄謫者。未霑恩。擬三狀以進。奏曰。王者待人。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長從擯棄。含悽念亂。或起于茲矣。帝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寔之士。贊諫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付任逾涯。以一事違忤爲咎。而罪責過當。則職司之內。無成功矣。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人無搖心。事有

陸贄奏言本傳
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
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唯以資產爲宗。不
以丁身爲本。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
寔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又大歷中。供軍進奉。旣
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
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穀帛爲額。不專以錢穀定稅。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減稅。闢田爲課績。其四。論稅限
迫促。請更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
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爲占田

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
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
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
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
爲辭。參于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
刑有濫耳。乃貶參驩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
家貲。皆以贄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
賜死于路。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帝許之。又復欲用
裴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

陸軍公孫傳
本傳
六
奸。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贊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贊。譖毀百端。十年罷爲太子賓客。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于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贊輩怨望。鼓煽軍人也。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奏。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諡曰宣。生平權古揚今。絜情度物。敷之爲文。詰俾狡猾者嚮風。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

賢與能。舉直錯枉。內格君心。外圖治要。將以致久安長治。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始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得幸于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于贊。議者謂興元戡難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爲陸九。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恤乎。居忠州十餘年。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

陸宣公奏議 本傳
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
其奏議至今傳。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剛直如魏徵。而性行較醇。方正如宋憬。而謀畧更優。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歿。何竟忘奉天被圍梁州再幸時也。贄之自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所學者。學爲忠與孝也。學爲明理而察物也。學爲理國而安民也。若贄者。始可以言學矣。

贄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贄。悲夫。

進士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又以書判拔萃科調
渭南尉尋改監察御史權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
六德五要說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時皆趨其言

詳載本傳

八年癸丑公二十歲

試禁中春松詩載全唐

十四年己未公二十六歲

德宗即位以春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即日為
學士數問公計策

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三十歲

是年八月兩河未平時朱滔據幽州盧龍軍今北

今山東青州府王武俊據鎮州成德軍今北直真

定府田悅據魏博天雄軍今北直大名府帝命河

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馬燧河陽今河南懷慶府

節度李芑昭義軍節度李晟朔方今河套節度又淮西李

抱真暨神策軍李晟朔方今河套節度又淮西李

李懷光先後討之逾二年未有成功又淮西李

希烈寇襄城襄城縣名今屬河南許州府希烈據

處帝詔河陽都統李勉救襄城又詔行營節

度哥舒曜神策將劉德信將兵三千繼進詔問

公計將安出公上兩河淮西利害狀指陳得失瞭

如觀掌惜帝不能用各狀年月俱係查

陸身奏議

卷二

又上關中事宜狀時禁兵俱出四征畿內寡弱民窮思亂故公連上奏不省隨有

涇卒之變乘輿播越十月涇原兵變朱泚反公從幸奉天上

遷幸之由狀時公艱難扈從啟沃謀猷特見親信德宗間以事詢公惟呼行輩而不名

厚愛之至也然公絕不自恃恩寵小心精謹未嘗有過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公為之操紙立就無不

曲中事情同職者莫能復有所助惟拱手嘆服而已

十一月上當今切務狀時李懷光戰敗朱泚先是

泚逼帝以逆賊雖退京城未收以切務問公公因

上奏

又上答奏未行狀公三十款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仍申前二奏之議

十二月上赦書事條狀草興元大赦詔詔下兵民

感泣諸叛藩皆自去偽號先是朱滔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

納稱齊王李希烈僭帝位國號大楚朱泚僭帝位國號大秦時平賊者賴有李

晟渾瑊馬燧等諸將而居中調度實惟公是賴德

宗克復天位再續唐祚公之力也讀公諸奏狀則

了然矣東坡稱為智如子房術過賈傅不其信歟

又上尊號加字二狀此狀依允

翰林改轉狀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

興元元年甲子公三十一歲

正月上蕭復宣慰狀

請罷二庫狀此狀依允

薦袁高等狀

二月出使懷光營因糧賜不均上李晟兵馬狀

建徽惠元狀慮二帥為懷光所並帝猶豫竟不及救

三月李懷光叛公從幸梁州梁州即山南上瓜果擬官

二狀重名器也

山南道險公相失在後帝驚且泣號於軍中能得

公者賞千金及進謁太子諸王皆賀其一時見重如此

上撫巡李楚琳狀初楚琳使屢至狀上帝乃召見

四月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上論解公輔二狀

優獎曲環狀

論解蕭復二狀

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狀

五月上結贊回軍狀帝惟恐軍回公則深幸謂京

城不日可復果不出公所料雖有宰相主大議公常居中參決可否時

人號為內相

又上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上替換李楚琳狀

中官賜名狀

此狀依允

散失內人狀

狀上帝不復下詔然猶諭城資遣

還宮發日狀

釋趙貴先狀

七月從車駕還長安為中書舍人

本傳

貞元元年乙丑公三十二歲

公母韋太夫人在吳中

序又云省母歸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也似當在壽州

然去職後又云持喪於洛俱不解何故今姑依本傳舊文帝遣中使迎致京師

道路皆為之置驛鄉里文士咸榮焉八月馬燧等

平河中懷光自縊死河中平上請罷兵狀且論希

烈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希烈果神魂失據明年四

月為其下陳仙奇所殺

但此下六年內二年在憂服之中餘則俱無一言不

解何故且與鄴侯同時彼此皆不相間問不相薦揚深可怪也

五年己巳公三十六歲

丁韋太夫人憂去職營葬於洛帝遣中使監其事

又遣中使護溧陽之喪會葬河南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蜀帥韋臯因布衣友善每月致餽公奏而後受之

七年辛未公三十八歲

服闋覲見天子改容敘弔復入翰林權知兵部侍郎內外旦夕俟其為相被竇參等忌嫉解內職八月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取韓愈等二十二人時號龍虎榜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

八年壬申公三十九歲

是年春竇參黜

四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上長官薦舉狀

改轉倫敘狀

均節賦稅狀六條

七月上延齡度支狀

時權文公為左補闕亦曾參奏延齡

八月上宣慰遭水狀

淮西宣慰狀

九月上京東水運狀

沿邊守備事宜狀

嶺南市舶狀

九年癸酉公四十歲

三月上竇參等三狀

時謂參死由公乃小人好論議之過

五月上密旨宣事狀

齊映齊抗狀

十二月上汴州士寧狀

萬榮節度狀

十年甲戌公四十一歲

上田緒碑文狀

京兆折納狀

度支市草狀

左降量移三狀

邊城貯備狀

十一月上延齡奸蠹狀

十二月罷為太子賓客被延齡等羣小讒忌而帝亦好諛惡直故也

十一年乙亥公四十二歲

四月貶忠州別駕禍幾不測賴陽城張萬福等救免初公守正疾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既放常閉戶不出郡人
稀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但考較醫方著集驗方
五十卷行於世時李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故公
所貶也不修怨於公且結好更以宰相禮事公吉
甫固不可及抑公之盛德有以致之後帝亦稍思
公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劔南節度韋臯屢表
請以公代已帝銜之不允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公五十二歲

順宗立特詔起公詔未至公卒贈兵部尙書諡曰

宣葬忠州屏風山

又名翠屏山

玉虛觀南今屬四川重

慶府祠祀在忠州治南又嘉興府北府學西南有
司歲時致祭子一諱簡禮

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第一

奏草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第二

奏草

論敘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卷第三

奏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卷第四

奏草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卷第五



奏草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卷第六

奏草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

便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卷第七

中書奏議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卷第八

中書奏議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

糧事宜狀

卷第九

中書奏議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陸宣公奏議目錄

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卷第十

中書奏議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第十一

中書奏議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第十二

中書奏議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陸宣公奏議目錄

陸宣公奏議目錄

陸宣公奏議目錄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一

奏草

論關中事宜狀

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此疏帝不能用後有涇源士卒之變贄言皆效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
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
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
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

大柄大權是一篇要旨

奏草

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德威
 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重並提，以俱論。馭輕之意。輕與重不可倒持
 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
 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啟禍
 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
 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
 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
 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
 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

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
 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
 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見晁錯傳惟陛下幸留聽
 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
 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
 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
 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
 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
 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
鎖句就天下大勢說

一本大權也
下有非獨焉
御諸夏而已
抑又有鎮撫
戎狄之術焉
二勺

陸宣公奏言卷一

也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孝惠高后時量吏祿

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天子以為私奉養焉不頒於天下之經費轉漕山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漢興立都長安徙諸功臣家於

長陵又徙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選四方壯勇實

之邊城孝武元鼎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於邊元其

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

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

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

者殆五百焉府兵之制起自西魏而備於隋唐興因

之凡天下諸道制府兵六百三十四皆

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舉天下不及關中

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

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

一舉滔天兩京不守祿山當明皇天寶間既兼制三

道意益侈又請為閑廐隴右羣

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

馬每州有糧初肅宗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疋至

烏氏彭原太守獻衣及糗糧其有馬有

類皆此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

初夷指安祿山繼有外虞祿山死慶緒繼之悉師東

陸宣公奏言卷一 奏草

陸宣公奏言卷一 奏草

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番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
 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代宗寶慶元年七月吐番陷
敗績駕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
 寇則崑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為戎於斯之時朝市離
 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
 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
 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十月郭子儀復京師
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城邑俱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
 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宏

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
 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
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
 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郿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
 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
 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
 精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
 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寶慶元年十
師戒嚴二年十月吐番寇醴泉京師戒嚴永泰元年
九月吐番寇醴泉京師戒嚴大曆三年九月吐番寇

邢州京師戒嚴三年八月吐番寇邢州京師戒嚴

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

蠢茲昆夷猶肆毒蠹

田儼傳云蝮蠹手則斬手舉國

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

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

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

吐番每入

寇或擁兵十萬後合南詔其二十萬攻茂州屢為郭

子儀等所摧敗故使數至輒留不遣德宗即位遣太

常少卿韋倫歸其俘吐番即遣使者隨倫入朝明年

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遂議和好德宗命宰相尚書

與彼使盟長安而疆場息兵稍以育馬漸蕃必假小

引此為外患未靖之証

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

先是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

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命董突盡

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光晟欲誅之

未敢發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

鞭之數十光晟勒兵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

掩擊并羣胡盡殺之

足可明徵借如土番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

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

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

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

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

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

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而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用兵禍變此安可不臨事而懼乎。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李正已本名懷玉。代侯名。遂有淄青徐海登萊沂密德隸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崇義輔牙相倚。後又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號最強。大建中初。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會發疽死。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舊名。忠志拜成。

德節度使。賜姓及名。於是遂有常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已。梁崇義。相為表裏。德宗立。拜司空。後服妖人藥。即瘖。三日死。梁崇義。本事來瑱。瑒。誅眾。立為長代。宗因拜襄陽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等相結。德宗示以不疑。加平章事。後為李希烈所敗。乃赴井死。田悅。早孤。田承嗣將死。命悅知節度事。俄檢校兵部尚書。為節度使。德宗立。悅自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復與朱滔。王武俊。李納。自立。為王。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後為從緒。所刺。朱滔。乃泚之弟。泚入朝。以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朱滔。權知留後。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隸二州。李希烈。代宗命為淮西留後。德宗立。拜節度使。梁崇義。之反。拜既而正已死。李納。希烈。為諸軍都統。平崇義。功為多。兵會田悅。于濮繼之。正已既死。其子納。秘不發喪。以兵會田悅。于濮。繼之。陽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

百官寶臣死。惟岳繼之。李寶臣死軍中推其子惟岳為官。留後求襲父位德宗不許遂與
田悅李正已謀拒命德宗詔崇義卒希烈叛。梁崇義死李希烈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
掠而去後李納叛命希烈討之希烈潛與納為唇齒
謀取汴州與河北朱滔田惟岳戮朱滔攜命朱滔破
悅等連和自號建興王。使取深州德宗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
使詔滔還鎮滔大不平遂與王武俊等同叛然則往
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時李正已李寶臣梁崇而
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
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

易知錄
作脩

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
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
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
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廢之
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蓄以
增騎。代宗大厯以白志正代王駕鶴為神策軍使及
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
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蒐捕峻切郭子儀
之婿吳仲孺殖貨累巨萬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
官其子五品志正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家皆出
子弟烏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于是豪富者緣
奏草

聖真奏議

卷一

奏草

七

為幸而貧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者若之判度支趙贊請稅間架其法屋二架為間上問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貸商賈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行借富商錢德宗兵乃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代宗大歷十四年七月罷權酤建中三年正月復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

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倘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慮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已下正言關中形勝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

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指時政之失收拾通篇義論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倘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

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蔡九霞曰有唐政尚姑息天子之權下移于藩鎮

及德宗用兵河北大帥握重兵在外神策六軍皆出京師守備單弱故公深慮及此其條論防變之謀最為明晰蓋涇卒未亂公已預見其必然矣乃帝重桑道茂之先見而不重公之先見何哉

文選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時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淮西李希烈復進逼襄城詔問策將安出贄上此奏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誠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危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去病為人有氣敢往武帝時以戰功為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云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

是敢承認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盧龍朱滔。魏博田悅。鎮州王武俊。淄青李納。淮西李希烈。合從以叛。尚恐其中或有旁遭詿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奸逆。以僭帝稱王者。

也。况其餘衆。蓋並裔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鳴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鬪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踔之能。劉向別錄曰。蹴踘者。黃帝所作。或云起戰國時。所以練武士。知其材也。今軍中無事。但使蹴踘。謂踘毛團。可蹋戲。晉文公欲殺魏犢。而愛其材。使視之。犢見使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距躍超越也。曲踊也。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衆使

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奸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漢武帝時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輜車一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德宗稅及間架。又甚於此。徵卒殆窮於閩濮。時諸將多請益兵。故遠如閩濮亦皆征行。咎肉桂骨呻吟里閩。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

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又提一筆以繳上文。隨起下文。引証時事而分應之。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爾。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効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徐。迭為唇齒。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為請不答遂合謀同叛納分兵佐悅會幽州兵討惟岳悅乃以兵五千助惟岳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楊朝光攻臨洛將

奏草

張固守任固守任固守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
 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
 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
 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德宗詔河東馬燧河陽
張任燧乃自壺關鼓而東戰雙岡擒賊大將盧子昌
悅遁保洹水李納李惟岳合三萬救悅燧引神策將
李晟夾攻悅悅大敗引臣故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
壯騎數十夜奔魏州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効也田悅既
 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
 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

駐遺孽復安悅夜奔魏州自視兵械單耗懼不知所
出而三帥頓兵不進乃整軍固壘攻之

不不其後餽運日增較量今昔如列眉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

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

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

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

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

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

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

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

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誠。

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_{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倘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數語提綱。就兵機。謂田悅等。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謂李希烈。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

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

也自祿山稱亂首起薊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

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安

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

地付授叛將田承嗣等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

之遂擅置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朝廷置之度

外自肅宗至德迄寶應凡七年自代宗廣德迄大歷

凡十七年至德宗建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

中四年共二十八年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畧悅既敗于雙

水乃卑辭厚禮結武俊番種有勇無謀武俊本出契

好于朱滔王武俊朱滔卒材多疑少決滔性變詐皆受田悅誘

張孝忠陷遂為猖狂出師王武俊殺李惟岳而深州降朱滔

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

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閒乃說滔合從滔大喜滔因

使王邳說武俊武俊亦喜于是滔率兵事起無名衆情

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

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

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

相脅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

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

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擄獲

之資。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于前而飲食自若也建中四年既取汝州執李元平即北侵汴

州南畧鄂州留其將姚瞻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

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

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

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強勁委之山

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

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

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

郊奔突之會勉初節度汴宋德宗立以為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

城詔勉出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李希烈陷汝州德宗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

邠寧涇原奉天兵萬人討希烈曜還屯襄城希烈遣

衆萬人攻柵曜苦戰破之居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

繼援帝復遣神策將劉德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

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

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

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

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時懷光將朔方兵屯魏與朱滔等相持久不戰

李芄還鎮為東都之援德宗以芄為河陽三城節度與馬燧等破田悅泝水上復

進圍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
 右賦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
 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
 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
 良圖此於紆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此下若所以破
 羣盜紛紜之議尙未殲夷倘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
 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
 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
 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

之而李晟往矣

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以晟為神策先鋒合兵攻悅悅大敗

猶曰

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

矣

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李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討悅

幾遣加半之戍

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托以

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

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

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

夷

寶臣既蓄異志引妖人作讖座置金匱玉羊猥曰內產甘露酒寶臣大悅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日

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董子液雖復朱滔武

陸宣公奏議

卷一

奏草

七

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張孝忠本李寶臣

惟岳反乃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

為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洎與武俊遣蔡雄說

之復蹈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乘城固守卒

全其軍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反日知與別駕李

濯及部將百人共盟歸朝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

日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

後武俊拒命遣將攻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

趙州日知復破其軍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

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太

謂馬燧澤潞謂李

抱真河陽謂李凡

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

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

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

則滅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徒

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

唯陛下圖之謹奏

蔡九霞曰此篇與關中事宜篇議論彷彿想係一

時所奏但關中事宜篇意在內固京畿此篇端

說用兵機宜前論擇將馭將中論寇勢緩急後

則破庸人拘牽之議皆指時事為証驗不是紙

上空設也其如德宗不用其計乎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

唐陸宣公奏議卷第二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始德宗值變故每自尅責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故有是言然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此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

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塗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祿山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

從兵興之苦說起。

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說海

內騷然。然。不寧。由。問。里。而。郡。邑。由。郡。邑。而。京。畿。林。澗。

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

痛。切。用。兵。多。非。良。勢。必。增。賦。

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于此。陛下急于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增賦不。搜括愈煩。俱指當時實事。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蓄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稗販夫婦。畢算緡錢。趙贊請算除貿易干錢舊算。二十加為五十。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

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說。德。宗。嚴。峻。清。思。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晉魏顆見老。人結草事。環衛無誰何。

陸宣公奏議卷二 奏草 三

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唯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

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見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陸貞義奏議 卷二 奏草 四

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見。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

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干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以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

列。下。達。丞。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之。阽。危。刷。億。兆。之。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此。非。寬。慰。聖。王。懷。正。以。誘。迪。宸。聽。耳。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

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閒。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舍。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真。哥。謂。直。言。極。諫。失。遠。愼。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方。是。大。人。格。君。心。之。非。

陸。真。奏。議。卷。二。奏。草。六

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舍而不為哉。斯道
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
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
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
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况陛下稟
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
能增修。茂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
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
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

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
謂事不出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
妖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
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
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蔡九霞曰。國家治亂。君與臣均任其責。此獨歸罪
羣臣。非為君上卸責也。蓋上不自刻責。則當歸
責于上。上既知自刻責。則當歸責於臣。告君原
有通理。况當日誤國奸臣如盧杞輩。寔有致亂

陸宣公奏議卷二
之罪使德宗憬然開悟思臣固誤國然誰爲用
此臣者則公之引君當道豈不婉言易入哉乃
以興衰諉之天命直將誤國之臣與蓄奸之主
一齊出脫不特埋沒公進言苦心且并悔禍初
心胥失之矣故拳拳于天命人事之說援古証
今反覆開導雖昏主亦當動聽易慮視以天命
不足畏爲對者其賢佞相去何如哉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德宗問贊以當今切務贊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此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成令臣審思
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
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
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
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
與民同好惡之意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
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

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

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寔。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阡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除。人。之。病。為。君。者。其。欲。斷。不。背。違。為。民。者。其。病。安。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維。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所。得。除。乎。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

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揉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

以下正言審察羣情之法

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怙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

上。天。下。歸。通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總明當今急務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蔡九霞曰自古帝王未有不審察人情而可致治者但深居九重豈能徧悉閭閻疾苦特有納言勸諫之法此篇最爲曉暢當與老泉諫論參互

觀之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狀既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此奏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亢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誨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

一本再作願披瀝下有續願願豈不懸惶二句

茲彌旬次敘末見施行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再披瀝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

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人事上証據一番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

高論否泰之義最為

損益之義亦由是焉

損益之義亦由是焉

總收

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

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眾，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

此為下文引古發端

四語

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眾同欲靡

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

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眾舍己從人

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

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

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

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离心離德，言違衆也。

詩曰：女魚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詩注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皆無臣側無。

又曰：雖無老人，皆謂賢者不用，且無陪貳無卿土也。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注云：老成人，謂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莫者，無也。朝延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言。

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

彼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詩注云：臧，善也。不施順道善人，也不復考察，自有肺腸行其言自用也。前史數中心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

商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

見史遷應上。商本紀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

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

不則而象之，傲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

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

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

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

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接古之。後方為証。今每篇俱用此意。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彰彰者以辨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

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

筆是一層意

敘太宗求言若渴

凡作幾轉每轉

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二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得一善則遠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

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太宗銳情經術即于府開文學館召

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宏文館悉引內學士留宿更夜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

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是夜艾未嘗少怠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

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引高宗為始勤終怠之戒

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

以為有貞觀之風永徽元年上召朝集使謂曰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

封奏自是月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兼

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

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治亂分關處

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

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后遂參預國政上不能制高宗

崩中宗即位光宅元年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天授元年改國號曰周

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為皇似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豈不以經邦之道

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

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

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中宗神龍二年改元景雲時韋

后與安樂公主牛昭容等用事皆私賣官爵墨勅斜封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

難。元宗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為臨淄郡王韋氏弒中宗矯詔稱制元宗乃與薛宗簡劉幽求鍾紹

京等定策討亂誅韋氏

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已從諫尊用舊

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

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

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

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

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

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

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議旨為當

官司府以厚歛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聞望外寵持

竊國之勢兼外制三道之類是也內寵擅回天之謠內

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然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

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

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馱之佛心甘諛詐之

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

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

輟食廢寢洞啟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已應物

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

陸氏奏議卷之二 奏草 十六

代宗。雖優柔。一。避而。尚知。未。

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言故亦致小。康。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

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

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諫雖未從。且

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

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表。憤

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

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恒卦初六云浚恒貞凶王弼注云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

則物不能堪。雖正亦凶。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難。作近者畏

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

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

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

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

踟躕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

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

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

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之。應引古一段。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以遠祖。律以近宗。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

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蔡九霞曰。上篇只說察情之法。在乎求言納諫。此篇將古今帝王精勤而致理。怠荒而致亂。納諫則得人心。拒諫則失人心。之明效。大驗。盡情透發。宰天下者。宜書一通。置展坐間。

陸宣公奏議卷第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788